

阿德刺斯忒亞帝國，首都安巴爾近郊。

一陣顛簸吵醒了馬車上的皇帝。

她意識朦朧，不知為何十分疲累，慣性摸向從不離身的銀劍，手臂忽然碰到一塊布料。

柔軟觸感令人懷念，似乎曾在哪裡……

艾黛爾賈特抓著布料捏了捏，忽然辨識出是老師的披風。

「!？」

她瞬間清醒，屏住呼吸，轉頭一看——

貝雷絲坐在她身旁，靜靜閉目養神。

轆轤車輪聲中，馬車持續前行，她不敢置信地睜大雙眼，盯著遍尋不著的老師。

「……」

強烈的酸澀從心底蔓延到眼眶，將視線模糊成一片。

艾黛爾賈特拚命吞下快要奪眶而出的眼淚，臉上露出僵硬笑容。

她太久沒笑，欣喜之餘，莫名有些畏懼。

不敢出聲張揚胸中綻放的喜悅，痴痴望著伸手可及的老師，逐漸明白這是一場夢。

立刻警告自己，不要情不自禁向老師伸手。

根據以往經驗，只要伸手去碰，夢中的老師就會消失不見。

每當艾黛爾賈特醒來看見天花板，放下徒勞無功的手，黑色荊棘總是會束縛她好一陣子。

今晚也是，她又夢到大修道院之戰，純白無瑕者攻擊老師的瞬間。

衝上去想推開老師，便冒著冷汗驚醒過來，瞄見床邊刺客，及時翻身閃過了劍刃……

對了，剛才明明已經醒來，還在房間裡制伏了刺客，為何現在又跑進這個夢中？

皇帝停滯的思維終於開始運轉。

想起自己在打鬥中受傷，刺客劍上好像淬了毒，拉蒂絲拉瓦領兵趕來後，她就倒下了。昏迷中還能做這樣的夢，可真是因禍得福。

皇帝留意到自己身穿士官學校制服，披著紅色披肩，悄悄環顧四周，從高雅奢華的內裝確認這是她作為皇女時經常使用的馬車。

掀簾一看，馬車正走在弗雷斯貝爾古領地內的山道上，朝遠離帝都方向移動。

她立即想起四年前的飛馬節。

身為皇女的她邀請老師同赴安巴爾，見證她繼位為皇帝後，再帶老師乘車返回大修道院。這是回程途中經過的風景。

真的是……很久沒做這麼美妙的夢了。

真不想醒來。

朝思暮想的柔和氣味縈繞鼻息，皇帝默默凝視貝雷絲沉靜美麗的側臉。

實在太久沒見到老師了，她好想跟老師說話，偏偏沒勇氣出聲。

老師、老師、老師……

這時，彷彿回應她心中的呼喚，貝雷絲倏然張開眼睛。

她連忙轉頭擦掉眼角的淚光，確定不會被看出異狀，才回頭面對老師。

剛剛醒來的貝雷絲表情有點恍惚，迷惑地看著一身整齊制服的艾黛爾賈特，撫上她肩頭。

「妳……」

不知為何，老師自然而然地將嘴唇湊近她耳畔，動作和語調也都親暱得不可思議。

艾黛爾賈特無法理解狀況，整個人僵硬地端坐著，陷入害羞的混亂，臉色越來越紅。

貝雷絲猛然察覺不對勁，驀地噤聲後，若無其事收手坐正。

安靜觀察環境，再掀開簾子往車窗外看了看。

——這是，時間之流的回溯？

貝雷絲放下簾子，回頭望向不知所措的「艾黛爾賈特」，想到一個可能導致回溯的原因。

剛才，她的伴侶躺在餘韻中喘息，她趁機釋放魔力與伴侶相融，反覆深入靈魂根源。

伴侶現在不用實際繪製法陣，只靠冥想就能使用古代魔法，舒服到一塌糊塗時，不小心發

動「光之道」將她彈回過去，也是很有可能的……

貝雷絲？

正嚴肅自我反省的貝雷絲，忽然聽到伴侶的聲音。

神魂相連的兩人進行過同生儀式後，即使位於時間河流的不同節點，也能相互對話。

……艾爾，我好像回到了過去。

嗯，我看見了。

看得見嗎？

妳回到了我加冕的那天，我們正在趕回大修道院路上。

果然是那一天。

對……妳先陪當時的我說話吧。

好。

說說話就好，可別對我做什麼奇怪的事喔。

奇怪的事？

不許偷親，不許亂摸，扮演好貝雷絲老師，絕對不許逾越師生界線，知道嗎？

遵命，艾斯納閣下。

貝雷絲壓抑笑意，努力以平淡目光注視學生時代的伴侶。

「艾黛爾賈特。」她主動打開話題。「聖墓儀式前的學科考試，妳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艾黛爾賈特如願以償，輕聲回答：「已經準備萬全了。」

貝雷絲馬上從她的隻字片語中聽出來，眼前的艾黛爾賈特也不是當年的黑鷺級長。

艾黛爾賈特成為皇帝後，不同於皇女時期韜光養晦的她，鋒芒畢露，盛氣凌人。

儘管這時在貝雷絲面前態度大幅軟化，說話方式仍然保有少許皇帝的影子。

再考慮到她剛才被親近的反應……

對妳沒什麼抵抗力，應該是戰爭期間的我。

聽完伴侶相同的判斷，貝雷絲跟皇帝對看了一會，主動轉開話題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妳還記得在女神之塔的事嗎？」

「當然記得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從容一笑。

「舞蹈會之夜，在塔上跟老師跳的那支舞，我可是永生難忘。」

這位皇帝還沒有經歷重逢，對夢中的老師露出笑臉時，眉間仍然捎著憂鬱。她說話聲音十分輕柔，小心翼翼地應對貝雷絲，害怕太用力會弄碎幻影。

「——老師，聖墓儀式後，妳跟我回帝國吧？」  
但既然是在夢裡，艾黛爾賈特想彌補一下過去的缺憾。

她知道貝雷絲會在聖墓中保護她，就想利用對未來的瞭解，藉機向過去的老師撒撒嬌。

「妳答應過，會一直看著我，避免我走偏的。」

「好，我跟妳回去。」

貝雷絲點點頭，伸出手，艾黛爾賈特笑了一下，溫順地閉上眼睛。

以為老師又要摸她的頭，老師卻輕輕按住她的後腦勺，將她擁入了懷裡。

「千年祭那天，我一定會去見妳的……艾爾。」

皇帝被抱得面紅耳赤，聽到最後愣了愣，無數疑問剛剛浮上心頭，睡意便洶湧襲來。

赤金絲線的收束，強行將她送回了來處。

貝雷絲體內的炎之紋章產生共鳴，座位旁的天帝之劍也隨之響應震動，散發出耀眼光輝。

待光輝散去，她鬆開雙臂，將沉睡級長頰旁垂落的髮絲順到耳後。

想讓現在的自己抱著她睡，或讓她躺在腿上，回想片刻，只能忍痛放棄，讓她枕到肩上。

貝雷絲，妳該回來了嗎？

在略顯寂寞的催促聲中，貝雷絲摸摸級長的腦袋，閉上眼睛。

藉由伴侶的遠程指導凝聚魔力，以炎之紋章的力量建構出「光之道」，迅速返回了現世。

「歡迎回來。」

旅館房間裡，艾黛爾賈特躺在貝雷絲身旁，微笑著親了親她的臉頰。

「這段妳不在的時間，可要好好補償我喔。」

艾黛爾賈特知道，貝雷絲的神識會經歷這一趟旅行。

她是見證人，也是受益者。

儘管皇帝當時在寢室醒來，淡然看著緊張的眾人，試圖回想夢境，什麼也想不起來。

——我一定會去見妳的。

只知道是個好夢，朦朧殘光在腦海中消散前，留下了無比溫暖的印象。

直至今日，正跟貝雷絲共度蜜月的艾黛爾賈特，在情事中被觸發過載保護機制，不小心把伴侶的神識送回過去，記憶才同步復甦過來。

「我該怎麼補償妳？」

貝雷絲望著艾黛爾賈特臉上柔和的笑容，溫柔地追問。

「嗯……先寫十遍名字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握住貝雷絲的右手，牽引到自己小腹上。

「將妳的名字，好好寫在我身上。」

貝雷絲順勢撫摸起她的小腹，回吻她的臉頰。

「只要十遍，就夠了嗎？」

「還嫌少？我會嚴格檢查喔，妳可要一筆一劃、認認真真地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貝雷絲放縱地吻住了她。

手指探入腿間蘸取蜜露，在美妙熟悉的顫抖中，繼續勾勒由愛而生的慾望之花。